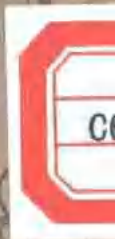




諾貝爾 文學獎全集

陈映真 主編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 50

伊利提斯詩選 伊利提斯著 鄭樹森譯
米洛舒詩選 米洛舒著 杜國清譯
被拯救的舌頭 卡內提著 宋碧雲譯

主 編 陳映真
發行人 沈登恩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撥：102221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2號
電話：(02)394-1960
門市部 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25號
電話：(02)752-5594
新加坡 南洋商報
總代理 新加坡亞歷山大路307號
印刷者 其宗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環河南路二段113巷7弄16號
初 版 中華民國71年5月4日
再 版 中華民國71年5月20日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致答辭

卡內提

每個人對於他自己所熟悉的城市總會有許多感念，而如果是，一個爲人所長期企盼意欲了解的城市，想來感念將必更深。我認爲每個人在他一生當中總會經歷過幾個城市之神，一種逼人的，無比龐大的、或偽飾美好的形象。而我個人所經歷過的三個城市之神的形象分別是維也納、倫敦和蘇黎世。

或許我有緣經歷這三個城市也只是一種偶然罷了。只是這偶然卻意味着整個歐洲。儘管歐洲受人譏議之處正多，因爲人類許多事端均從它而起。如今核能的陰影籠罩了整個歐洲，而我們即在此一陰影下過日子並爲歐洲而戰戰兢兢，此一爲我個人所深切感懷的歐洲大陸卻承擔着莫大的罪孽，它需要時間去贖清自己的罪孽。

今天站在諸位面前我願提出四個人的名字，四個我所深深感激的人物。第一個是克勞斯，德語界最偉大的諷刺家，他曾訓練我的耳朵全神貫注地去諦聽維也納的聲息。而更重要的，他誘導我反對戰爭，因爲在當時這種誘導和灌輸對許多人而言仍屬必要。自從原子彈投下廣島以後，如今每個人都已知道戰爭是什麼，而每個人都已知道戰爭是什麼，這一點即是人類惟一的希望。

第二個是卡夫卡，卡夫卡懂得如何使自己變得卑微以擺脫權勢。似此一輩子不可或缺的訓示，我是從卡夫卡那裏學來的。第三和第四個人物是我在維也納的時候就認識，他們是姆席勒與布洛霍。直到如今姆席勒的作品仍令我陶醉傾倒，也許再過幾年我可能對他的作品領會貫通。姆席勒的作品當我在維也納的時候尚僅發表過一部分而已。而我當時從他那裏學到的卻是一種最艱難的東西，也就是一個作家爲了他的作品可以花上幾十年的光陰，至於到後來作品是否能完成卻可以不聞不問。這種勇毅絕倫的精神主要乃源於一個人的耐性，而那種耐性則需要一種跡近非人性的、不屈不撓的精神爲前提。

布洛霍是我的朋友，但我不認爲自己的作品曾受他的影響，儘管如此，從我們彼此的交往中我卻認識了他藉以完成其著作的一種本領，他那瞬息回憶的本領。

如今要我不感激這四個人物殆不可能。他們四個當中只要有一位今尚健在，則今天站在這裏的將會是他們而不是我。如果諸位聽了我剛才的話而能了解我個人所深負於上述四位作家者，本人當衷心地感謝諸位。（林慈譯）

被拯救的舌頭

伊萊爾斯·卡內提 著

宋 碧 雲 譯

第一卷 魯什克 (一九〇五—一九一一年)

最早的回憶

我最早的回憶浸滿了紅光。一位女佣抱着我走出房門，眼前的地板呈紅色，左邊有一道樓梯通下來，也是紅色的。對面開着一扇門，和我們這邊等高，一位笑瞇瞇的男子往前跨幾步，和和氣氣向我走來。他直接跨到我身邊，停下腳步說：「我看看你的舌頭。」我伸出舌頭，他掏口袋，抽出一把大折刀，打開刀刃對着我的舌頭伸過來。他說：「現在我們割掉他的舌肉。」我不敢縮回舌頭。他愈貼愈近，刀刃眼看要碰到我了。最後一剎那，他抽回折刀說：「今天不割，明天吧。」他啪的一聲把折刀閣上，放回口袋裏。

每天早晨，我們跨出房門到紅色的門廳，門開了，笑瞇瞇的男子出現在眼前。我知道他要說什麼，就等着伸舌頭的命令。我知道他要割我的舌頭，一次比一次害怕。每天的時光就這樣開始，而且常常如此。

我把這件事擱在心裏，過了很久很久才問母親。她聽說到處呈紅色，判定是卡爾斯巴的賓館，一九〇七年夏天她和父親曾帶我到那兒度假。她由保加利亞帶來一位保姆，照顧兩歲的幼兒。那位姑娘還不滿十五歲。每天天一亮小姑娘就抱着娃娃出門；她只會說保加利亞話，在熱鬧的城裏卻過得很快活，總是準時帶孩子回來。有一次，有人看她跟一位陌生的青年在街上同行，她對他一無所知，只是偶然結識罷了。幾星期後，父母親發現那個年輕人住在我們走廊對面的房間。晚上小姑娘偶爾會快步到他房裏去。我的父母自覺該為她的行為負責，立即將她送回保加利亞。小姑娘和年輕漢總是一大早就出門，他們一定是這樣會面，這樣開始交往的。大折刀的威嚇起了作用，小姑娘幾乎緘默了十年。

家族傲氣

我出生於多瑙河下游的魯什克，對小孩子來說，那是一個奇妙的都市。我若說魯什克在保加利亞，我的描繪還不夠完全。那邊的居民有各種不同的背景，你隨時可以聽見七種或八種語言。除了鄉下來的保加利亞人，還有很多土耳其人自成一區，隔壁是西班牙猶太人的區域——也就是我們的地盤。市內有希臘人、阿爾巴尼亞人、亞美尼亞人、吉普賽人。多瑙河對岸來了一些羅馬尼亞人；我對奶娘已經沒有印象，而她就是羅馬尼亞人。城裏還零零落落住著一些俄國人。

小時候，我並不真瞭解這種多樣性，但我一直感覺到它的效果。有些人久留在我的記憶中，只因爲他們屬於某一個特殊的種族，穿着與衆不同的服裝。六年間我們家雇過的佣人有一位是塞加西亞人，有一位是亞美尼亞人。我母親的好朋友歐兒嘉是俄國女子。吉普賽人每星期到我們家院子一次，人數很多，簡直像一整族；他們帶給我的恐懼我稍後再討論。

魯什克是多瑙河的舊河港，地位相當重要。因爲是港埠，吸引了各地來的人，多瑙河是大家經常討論的主題。該地流傳着多瑙河結凍那幾年的故事，雪橇一路滑冰到對岸羅馬尼亞的軼聞；以及餓狼緊追雪橇馬的事蹟。

狼是我最早聽過的野獸。保加利亞農家女告訴我的神話中出現過狼人，有一天晚上，父親臉上戴個狼頭面具，害我嚇得半死。

要完整描繪早期在魯什克的多彩生活、情緒和恐懼，實在很困難，日後我經歷的一切在魯什克都已經發生過了。那邊的人稱世界上其它的地方爲「歐洲」，若有人溯航多瑙河到維也納，大家就說他要去歐洲。土耳其帝國一過，就算歐洲了。大多數西班牙猶太人仍是土耳其的屬民。他們在土耳其治下的日子很好過，比巴爾幹半島信基督教的斯拉夫民族好多了。但是，很多西班牙猶太人成了富裕的商賈，新保加利亞王朝跟他們維持良好的關係，治國多年的菲迪南國王被視爲猶太人的朋友。

西班牙猶太人的效忠心很複雜。他們是虔誠的猶太後裔，宗教團體的活動在他們心目中相當重要。但他們自視爲猶太人中的殊品，因爲他們曾是西班牙子民。自從他們被逐出西班牙以後，

幾百年間他們交談用的西班牙語很少變化。裏面摻入幾個土耳其字眼，但是一眼就認得出是土耳其文，而且總有西班牙文能取代那些字。我最早聽見的兒歌是西班牙歌曲，我聽過古老的西班牙故事；但是最有力、小孩最難抗拒的卻是西班牙氣勢。西班牙猶太人懷着天真的傲氣，看不起別的猶太人；「托德斯可」一辭通常含着輕蔑的意味，專指德國、中歐或東歐的猶太人。娶那種背景猶太女人是不可思議的，小時候我在魯什克認識或聽過許多家族，卻想不起一個如此通婚的案例。我不滿六歲，祖父便警告我將來不准和那種人濫婚。差別不止於這一點。西班牙猶太人之間有所謂「世家」，是指那些素來有錢的家族。一個人最引以為榮的話就是「他出身於世家」。我多次聽母親說這句話，令人嘔心。她熱中於維也納的劇場，陪我讀莎士比亞作品，甚至後來大談心愛的作家史特林波時，她都毫不猶疑地說她自己出身於世家，附近沒有一個家庭比他們優秀。雖然她讀過許多開化語系的文學，各國文學已成爲她生活的真正實體，但她從來不覺得這種宇宙性的特質和她一直培養的家族傲氣互相矛盾。

在我百分之百成爲她奴隸的時期（她爲我打開了一切智識之門，我追隨她，盲目而熱烈），我已發覺個中的矛盾，覺得困惑和痛苦，青春期我無數次跟她對談，曾和她討論這件事，並且譴責她，對她卻沒有絲毫影響。她的自尊很早就尋獲一條管道，勇往直前；我很小的時候，她這種叫我不解的偏狹心激起我的反感，我最討厭門第的傲氣。人們若有任何階級自傲感，我無法對他們認真，我覺得他們是異國的荒唐動物。對於出身高貴而洋洋自得的人，我的反感很深。我只跟貴族交往過幾次，卻忍不住監督他們有沒有談家世問題，他們若察覺我爲此付出的心血，他們就

不會跟我交往了。每一種偏見都是另一種偏見造成的，其中以相反的偏見派出來的最爲普遍。

我母親列身的階級屬於西班牙後裔，而且很有錢。在我家，尤其是她的娘家，我看出鈔票對人的影響很大。我覺得最願意爲錢效忠的人最差勁。由淘金熱到偏執狂，我漸漸認識了各種愛錢的程度。我看過兄弟爲錢打官司，連打好幾年，彼此完蛋，錢用光了還纏訟不已。他們出身於家母引以爲榮的「世家」。她也目睹這一切情形，我們經常討論。她很有眼光，她由人生經驗和偉大的世界文學作品中學得人性方面的知識。她看出她家族涉及的瘋狂自殺行爲是出於什麼動機，她可以輕輕鬆鬆寫一部小說來描寫；但是她對此家族的驕傲仍不可動搖。若是基於感情，我還能瞭解。而她並不喜歡家中的許多領袖，對某些人憤恨不平，對某些人滿懷輕蔑，但是一談到家族整體，她唯一的感覺就是自傲。

多年後，我漸漸體會出：我雖轉向大範圍的人類，但我的心態其實跟她差不多。我曾獻出一生最好的日子來推想人在歷史性文明中所施展的詭計。我曾無情地檢討和分析權力，正如母親檢討和分析家族的訟案。對於人和人類，我幾乎什麼壞話都說得出來。但是我以人類爲榮，我恨的憎恨的只有一樣東西：就是人類的大敵——死神。

鷄仔卡寇

狼與狼人

我常聽見一個認真又溫柔的名辭「波蒂卡」，指的是祖父和他的兒子們白天常駐的店面。因為我太小，家人難得帶我上那兒。鋪子位在魯什克富人住宅區高岡通到港口的一條下坡路上。所有的大店都在這條街兩旁；祖父的「波蒂卡」是三層樓的建築物，在我印象中高大又雄偉，因為新增建的住宅只有一層高。「波蒂卡」專做雜貨批發生意，地方寬敞，氣味很好聞。地板上放了許多開口的大袋子，裏面裝着各種穀物，有玉蜀黍、大麥和稻米。我的雙手若乾乾淨淨，可以伸進袋子裏去摸穀粒。那真是愉快的感覺，我裝滿兩手，捧起來聞聞穀粒，然後讓穀子慢慢流回去；我常常這麼做，雖然店裏另有許多奇特的東西，我卻最喜歡摸穀子，要拉我離開大糧袋還真不簡單哩。店裏有茶有糖，尤其有巧克力。每樣東西的數量都很多，總是包裝得漂漂亮亮，這裏不像一般商店，東西是不零賣的。我特別喜歡地板上開口的袋子，還因為位置不高，我構得着，而且伸手進去的時候，可以摸到許多結實的粒子，對我有極深的意義。

店裏大部分的東西都可以吃，不過也有例外，有火柴、肥皂和蠟燭，還有刀子、剪子、磨刀石、小鐮刀和大鐮刀。各村來購物的農人常在農具前行立良久，用手指試探刀鋒利不利。我望着他們，感到好奇，也有點害怕；家人不許我去碰那些刀刃。有一次，一個農夫大概覺得我的小臉很好玩，便抓住我的大拇指，放在他的大拇指旁邊，要我看着他的皮膚有多硬。從來沒有人拿巧克力給我。祖父坐在後面的辦公廳，嚴格照管一切，樣樣都得批發。他在家很疼我，因為我沿用他的姓名，連學名都跟他一樣。但是他不喜歡我到店裏去，不許我久留。他下一道命令，奉命的雇員立即衝出去，有時候帶着包裹離開「波蒂卡」。我最喜歡一位骨瘦如柴、衣衫粗劣的中年人，

他老是心不在焉微笑着。他舉止不定，祖父一開口，他就跳起來。他好像在作夢，跟我在店裏看到的其它人完全不同。他經常和和氣氣跟我打聲招呼，語音模糊，我從來不懂他的意思，但是我覺得他對我有好感。他名叫契利本，由於他是窮苦又無能的親戚，祖父基於同情而雇用他。祖父呼喚契利本，老把他當僱人；記憶中我也如此看待他，過了很久很久我才發現他是祖父的親兄弟。

我們家院子大門外的街道灰濛濛，靜悄悄的。如果下大雨，街道就化爲泥濘，四輪馬車走過，留下很深的車轍。家人不許我在街上玩，我們的院子空間大極了，面且很安全。有時候我聽見外面傳來咯咯的叫聲，愈來愈響，愈來愈激動。不一會兒，有個穿黑色破衣的男人嚇得咯咯叫，渾身發抖，想要闖進我們家大門，逃避街上的孩子。他們都跟在他後面，嚷着「卡寇！卡寇！」並學母雞咯咯叫。他怕雞，所以他們折磨他。他比孩子們超前幾步，在我眼前化爲一隻母雞。他拚命學雞叫，嚇得沒了主張，雙手做出鼓翼的動作，上氣不接下氣衝上祖父家的臺階，但是不敢到屋裏去；他跳到另一邊，躺着一動也不動。孩子們停在大門口，咯咯亂叫，家人不放他們進院子。他像死屍般躺在那兒，他們有點害怕，紛紛逃走了。但他們立即唱起他們的勝利頌：「雞仔卡寇！雞仔卡寇！」等他們的聲音聽不見了，他立即爬起來，摸一摸全身，小心看看四週，焦急地聆聽一會兒，然後偷偷溜出庭院，彎腰駝背，卻一句話也不說。現在他不是母雞了，他不揮翅膀或咯咯叫，他又成了附近疲乏的白痴。

有時候街童躲在不遠的地方，邪門的遊戲又重新開始。通常轉往另一條街道，我就看不見了

也許我爲卡寇難過，他跳上跳下時我總是很害怕，但他幻化成一隻黑色大母雞的過程我百看不厭，每次看了都很興奮。我不懂街童爲什麼要追他，他跳躍後躺在地上一動也不動，我真怕他不再爬起來變母雞。

多瑙河流到保加利亞下游區，河面很寬，對岸的城市圭西圭屬於羅馬尼亞。聽說餵我吃奶的奶娘就是那邊來的。她想必是一個強壯、健康的農婦，她把自己的娃兒也帶過來，跟我一起吃奶。我常聽人誇獎她，雖然想不起她的外貌，但是因爲她的關係，「羅馬尼亞」在我聽來總有一種溫馨的調調。

少數冬天，多瑙河整個凍結，大家說過不少相關的驚險故事。母親小時候常搭雪橇一路奔到羅馬尼亞，她曾給我看她當時禦寒用的暖皮毛。天氣酷寒時，狼羣往往會下山，攻擊雪橇前面的馬兒。車夫用鞭子趕狼，一點用都沒有，乘客只得對他們開槍。有一次他們搭雪橇出門，發覺沒帶槍械。一位在家裏幫傭的武裝塞別西亞人本該同行，卻到別的地方去了，車夫不等他，逕自出發。他們苦鬧好久，抵擋狼羣，情勢危險極了。要不是對面正好有兩個人乘雪橇過來，結局可能很悲慘。那兩個人射殺了一隻狼，將其它的野狼趕走。母親嚇得要命；她描述血紅的狼舌，距離她好近好近，日後她還夢見過那些舌頭。

我常哀求她說這段軼事，她也喜歡說給我聽。就這樣，豺狼變成我想像中的第一種野生動物。保加利亞農家女說的神話更加深了我對狼的恐懼。經常有五、六位農家女住在我們家。她們年紀很小，大約十歲到十二歲，由家人從鄉下帶進城，到中等人家當女傭。她們赤腳在屋內跑來跑

去，總是精神勃勃；家裏沒多少事情可做，她們凡事都集體動手，她們是我最早的玩伴。

晚上爸爸媽媽出去，我跟小女倆待在家裏。低低的土耳其長沙發擺在大起居室牆邊。除了無所不在的地毯和幾張小茶几，那幾張沙發是我記憶中僅有的常設傢具。天色漸黑，小女孩嚇慌了，我們擠在窗前的一張長沙發上；她們把我拉到中間，開始講狼人和吸血鬼的故事。一個故事講完，馬上再說一個；非常嚇人，但是我跟周圍的女孩子擠在一起，覺得很舒服。我們害怕極了，沒有人敢站起來，我的父母回家，發現我們抖做一團。

我聽過一些奇譚，只有狼人和吸血鬼的故事深印在腦海。也許她們沒說過別種故事吧。我一拿起巴爾幹半島的傳奇書，立即認出其中的幾則故事。一切細節都浮現在腦中，用的卻不是我當初聽的語言。我聽人用保加利亞話說這些故事，日後則以德文牢記在心；神秘的翻譯過程也許是我少年時代最古怪而必須描述的一件事，因為大多數兒童的語言經歷並不相同，也許我該多提幾句。

我的父母互相說德語，不許我聽。他們跟我們這些小孩和一切親友說拉蒂諾語。那雖是古西班牙文，卻是真正的方言，日後我常常聽見，永遠忘不了。家裏的農家女只懂保加利亞話，我的保加利亞話一定是跟她們學的。但是我沒上過保加利亞學校，六歲離開魯什克，馬上將保加利亞話忘得精光。頭幾年的事情都以拉蒂諾語或保加利亞話浮現。過了很久才在我腦海中轉化成德文。只有特別精彩的事件，例如謀殺和殺人案，以及嚴重的恐怖情節以拉蒂諾字彙深印在腦海中，百分之百保留，未遭破壞。其它的大部分事情，尤其是奇譚之類的保加利亞資料，我都以德語記

在心頭。

我說不出確切的過程。我不知道某某意念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場合自行轉譯成德語。我從未探究這件事；也許我不敢以苛刻的規則來系統化檢討我最珍貴的回憶，唯恐毀了它。我只能確定一點：當年的事件在我腦子裏強烈如昔，清新如昔（我已靠那些回憶過了六十多年的日子），但是大多倚靠我當時不懂的字彙。我現在寫下來似乎很自然；我不覺得自己改了什麼或扭曲了什麼。其過程跟逐字翻譯一本書不同，是不知不覺自動轉譯的，我通常不用「翻譯」一辭，避之如瘟疫，因為這個字眼用得太多，已變得毫無意義了，這次使用，特別向諸君道歉。

亞美尼亞人的斧頭

吉普賽人

斯丹達亞在「亨利·布魯拉德」一書中大談繪製地形圖的樂趣，可惜我無法享受，說來傷心，我一向最不會製圖。所以我得用文字來描寫我們魯什克庭園四週的住宅形勢。

你若由街上走大門進院子，祖父家就在右側，別的房子壯觀，也比較高大。但是我不知道有沒有二樓和其它的平房成對比。反正屋子較高，因為門前的臺階多了好幾級。而且比其它房子來得亮，大概是漆了淺色的關係吧。

對面——亦即庭院大門的左邊——是爸爸的大姊索菲姑姑和她丈夫納山姑丈的住宅。他姓伊

利亞金姆。這個姓氏我從來不喜歡；也許聽來不像西班牙話，跟別的姓氏不同，害我感到困擾吧。他們有三個孩子，名叫蕾琴、雅奎斯和蘿莉卡。么兒比我大四歲，這種年齡差距通常很糟糕。我們的房子和他們為鄰，呈同一條直線，也在庭院的左邊，跟姑丈的房子很相像。屋前有臺階，臺階上面是一個門廊，與兩棟房子等寬。

三棟房子間的庭園很大；深井面對着我們，不在正中央，倒偏向一側。水量不足，大部分用木靠驢子從多瑙河一大桶一大桶拖來。多瑙河水得先煮過才能用，煮過後一大鍋一大鍋放在屋前的門廊上冷卻。

果園在深井後面，以樹籬和庭院隔開。不太吸引人，形狀太規則了，也許年代不夠老；母親娘家親戚的果園比這裏漂亮多了。

你由大院子進我們家，走的是房屋較窄的一面。房子愈到後面愈窄，雖然只有一層樓，但我記得空間很寬敞。到了庭院裡側，你可以繞過房屋外圍，經過長長的牆邊，然後跨進一個小院落，廚房門就開向這邊。這兒有待劈的柴火，待趕的鵝和雞，廚房始終忙忙亂亂的，廚子端東西進進出出，五、六個小姑娘跳來跳去瞎忙。

廚房後院經常有佣人劈柴火，記憶最深的是我的朋友——悲哀的亞美尼亞人。他一面劈柴一面唱歌，我聽不懂，卻心碎欲裂。我問母親他為什麼傷心，她說壞人要殺掉伊斯坦堡的一切亞美尼亞人，他一家人全部罹難。他躲在一個地方，眼看他們殺死他妹妹。後來他逃到保加利亞，我父親同情他，帶他到我們家。現在他劈柴便想起小妹妹，所以唱那些悲歌。